



（本文作者早年的照相）

江山萬里行（二）

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

· 吳國柄 ·

英人作主國人無權

京奉鐵路唐山造車廠機務處，在廠裏進門的大樓辦公。鐵路因為是向英國人借款建造的，於是都由英國人主其事，權力操在英國人手裏，中國人只是助手沒有權力。

機務處長葛瑞爾 Green 是英國人。他除了辦公外，常到車頭棚等接班的車頭，親自檢查車頭零件，車頭的行駛、停止，待修都聽他的命令，全京奉鐵路的活力都在他的手裏。

副處長孫揆伯是吳稚暉的同鄉，英國留學生，回國後就在廠裏工作，他除了看看中文的公事、警衛外，關於機械方面一點權力都沒有。他和舅舅朱和和是留歐的同學，我和我的公子孫立己

是南開的同學，所以我很早就認識他。他經年穿著中國長袍，沒看他穿過洋服。我在廠裏兩年，沒見到他到廠裏巡視過。

還有一位叫朱寶芬，美國留學生，幫葛瑞爾簽字。他有個九歲的獨生子，吃棗子塞在喉嚨裏不上不下，開刀拿出棗子，但人也死了。夫婦受了很重的打擊。到台灣後，朱寶芬在鐵路局工作，退休後生活非常的苦。

機務處大樓有繪圖房、祕書室、會計室，這麼大的地方用的人很少，沒有大學生服務，職員都是廠裏的傭人 Bo 提拔起來的。工人喊這兩個總管，葛瑞爾叫洋總管，另一個叫孫總管。後來孫揆伯因為太寂寞，辭去了機務處的工作，跑到江蘇省去當建設廳廳長。

廠長沙格敦 Sargent，管機車廠，客貨車廠。廠長有個助手即副廠長沈葆萊，福建人，美國留學生。沙格敦常到廠裏巡視，但沈葆萊沒出來過。他們工作地點在工廠中央的兩層樓小房子，工作是簽材料單、工作單，下面設有辦事員都是本地人，辦事員把單子再分發到各分廠。

工廠的領工領材料也要經過這棟小樓，他把各分廠送來的單子簽好送到大樓葛瑞爾處，葛瑞爾簽字後送到會計室，會計室把單子送到天津總局，總局把關於材料的送到塘沽材料廠。工資方面，總局有財務車 Pay Car 專門發錢。到月底財務車帶著錢到工廠，職員和工人直接到車上領錢，錢不經過廠裏任何人的手。

機車廠辦公室，原來是英國主管，他離去後

由袁君接替。袁君是香港來的，機器匠出身，是英國人訓練出來的。機車廠內有換火車鋼胎廠，只有父子二人工作，父親的眼睛瞎了，兒子的眼睛也不行。我問他們眼睛為什麼會壞的？他們說是油煙燻的。這裏的工作工資很高，但油煙太大，很多人不肯做。換胎的工作很簡單，只用油燒熱輪胎就好了，可是燒時有煙，父親的眼睛瞎了，工廠仍雇用他，兒子也來這工作，所以只有他們父子兩人。

我看爐子可以改良，打算廢除它。我設計圖樣指揮工人做爐子，改用焦炭燒沒有煙。沙格敦、葛瑞爾看了很高興，問我在歐洲看到的？還是自己發明的？我說：「自己發明的。」葛瑞爾說：「你救了兩個人的眼睛，可惜你來晚了，否則他父親的眼睛也不會瞎，以後永遠不會再有因換車胎而把工人眼睛燻壞的事發生。」（這種爐子我到台灣後，參觀南港鐵路機車廠看見過，我問裏邊的老工人，他們說：這爐子是日本佔據唐山後才有的，聽說是日本人從唐山造車廠學來的。）

客貨車製造廠廠長羅伊德 Lloyd，五十多歲，英國人，家眷住在鐵路邊，羅伊德不是英國大學畢業生，是工人出身的。廠裏有十二位書記，一位領班，一名 Boy 共十四人，這十四個人都是 Boy 出身，沒有學校畢業的，只會照樣本填單子。領材料，報工作天都是十二位書記做的。我來後替羅伊德簽字。因為我年輕喜歡到廠裡查看，看到需要改良的地方，就加以改善。羅伊德任期快滿了，就很鬆懈平常不下廠，看我常到廠裏巡視心裏很高興。

羅伊德見我英文說的很好，常約我到他家吃飯。他有兩男兩女，太太也很活躍。我因為舞蹈的很好，所以常在屋裏跳，據他們家的佣人說：我是第一個到他們家的中國人。

臨走前，羅伊德有部汽車要出售，我幫他介紹把車賣給京奉鐵路警備司令部的崔同福。羅伊德走後，工作應由我接替，但總局沒有命令，所以我仍然是鍛鐵廠廠首，還是管簽單子的事。

孫揆伯、朱寶芬在大樓，沈葆萊在小樓，加上我共四個中國主管，但平常都不相往來，各自在公事房過太平的日子。外國主管有葛瑞爾、羅伊德、賈德、沙格敦四人，他們有個俱樂部，常在一起跳舞，還有開礦礦物局的外國人，因為我舞蹈的很好，他們也邀我參加，據說從前沒有中國人參加。

重回母校唐山學院

有一天，天氣晴朗，我向羅伊德告假，要回去參觀母校，羅伊德給我一把鑰匙說：「從後門出去，穿過鐵路就到學校了。」

我步行到學校，看見校門和六、七年前一樣，到學校走一圈看會不會遇到老朋友、教授、職員，教室依舊，只是樹木長得高大，茂盛些。去的時候正是上課時間，所以等他們下課，不過同學們都不認得，只有一個蔡宏是我同班的同學，他因為身體不適，修學後重讀。蔡宏是湖南人，個子很小不過人很好，我問他「C.C. 羅是否和以前一樣的兇？」

「還是和以前一樣。」

我到他的宿舍坐一會，大家聊聊天，敘敘當日同窗之誼。

F. T 李教英文，C. C 羅教力學，Y. C 羅教工廠實習，Potato 伍教測量，這幾位教授還在學校。唐山大學的教授和學生不接近，因此師生沒有感情，大家只求及格了事，拿文憑走路。我怕 C. C 羅至今餘懼猶存，不敢去看他；其他的教授我都去看他們，因為平常師生間沒有建立感情，所以見了面也沒話好講。不久，我就告辭了。

唐山外國人的生活

唐山有四個大工廠：

- 一、開灤礦務局，主要的工作是挖煤供給英國海軍及中國沿海大城——上海、青島、廣州等地的用煤，生意興隆，礦工很多，主管的礦師都是比國人，總礦師道克 Douglar 住在鐵佛山腰一棟很講究的房子。礦務局的每個部門都用比國人，有七個工程師管機械、電器、礦務、人事，只有兩個管運輸的是英國人。
- 二、唐山造車廠有六個英國人。
- 三、啓新洋灰公司有德國工程師名尊克 Drenker。
- 四、唐山紗廠沒有外國人。

唐山四大工廠共有十七個外國人，他們有個俱樂部，由開灤礦務局主辦，每星期三晚上有聚餐、跳舞，有外賓就要穿禮服，平常穿便服。

另外還有洋客廳，裏面有白俄貴族婦女的妓女，專為天津、山海關的外國商人到唐山做生意

聚會的。洋客廳和觀光旅館一樣佈置的很豪華，不過是平房，因為地下挖煤挖空了，所以不敢蓋樓房。

唐山離天津很近，外國人星期六到天津玩，星期三在俱樂部聚會，除了俱樂部外還有個跑馬場在鐵佛山下，礦師、鐵路局的人到這兒騎馬。所有的外國人都是俱樂部的會員，有吃有喝但花錢很少，由開灤礦務局補助他們。

我會跳舞又和羅伊德家人相處的很好，羅伊德把我介紹給他們。俱樂部自開辦以來，沒有中國人加入。我會跳很好的舞，會說流利的英、法語，所以很受他們歡迎。俱樂部禮拜三吃飯、跳舞都不要錢，樂隊從天津請來的，大半是非律賓人，這些外國人在這兒盡情歡樂，中國人只有一個。外國人跳舞都穿大禮服，我也有大禮服，在俱樂部受到他人特別敬重。

有次聚會來的人很多，大多是美國空軍飛行員。有位空軍上校見我儀表、談吐出眾，就過來和我說話，他說：「明天要到天津，可以坐我的飛機，你不去去？」我說：「我有個朋友能不能帶他一起去？」他說：「可以。」我的朋友是任世傑，唐山同班的同學，學機械的，畢業後在唐山鑄鐵廠工作。

第二天清早，到洋客廳見空軍上校，一起到跑馬場上飛機，飛機是戰鬥機只能坐駕駛員和另外一個人，所以我們兩人他們派兩架飛機，飛機起飛後，一下子工夫就到天津，在天津跑馬場降落。下機後到馬場俱樂部，俱樂部有位管理賀夫曼Hoffmann德國人，生長在中國，說得一口流利

的中國話，他自稱是瑞士人。他見我和一位美國上校光臨，認為我一定很了不起，就特別招待我。

我把英國皇家工程師的名片送給他和他上校每人一張，賀夫曼說：「歡迎你常到這兒來玩，中國沒有大官來過這裏。」上校說：「你有這麼好的學問，中國政府為什麼不派個好工作給你？」我把從前和徐專使的事說給他聽，他佩服的不得了。我說：「現在中國大亂，我不敢和軍人接近怕把命丟了，我在唐山一方面工作，一方面看什麼地方和我相宜，又對中國有益。」他說：「有道理，情況不明是會把命丟了的。」出了俱樂部，我和任世傑坐火車回唐山。

我把到天津馬場俱樂部的經過告訴羅伊德，他說：「很好，如果你要參加，我可以介紹你去，你可以用英國皇家工程師的身分，因為他們董事會的章程，有英國官職的，可以花很少的錢在那吃飯、跳舞、騎馬。」

車廠員工生活一般

造車廠成立時，有兩個部分：

一、機車廠——房子是舊式的，有很多機器，工人都是從香港調來的，百分之九十九是廣東人，住在離廠不遠的地方，有條街道叫廣東街，這裏的人說廣東話，吃廣東飯，和在香港時一樣。住的房子是公家的，可以用租的，也可以買下來，有兩間臥房、客廳、廚房和廁所。

廣東人的發展力很大，男人在工廠做工，女人在街上做生意，生活過的很好。他們也很

注重教育。我有個同學叫程耀庭，有哥哥叫程耀忠，弟弟叫程耀坤，父親是退休的機械工頭，在做小生意。程耀忠是老大，交大畢業後，在鐵路當段長，另二個還在交大念書，家裏生活的很舒服。

二、修理客、貨車廠，工人都是本地人，油漆匠是福建人。本地人住在附近的村莊，我也去過他們的家中，生活安定，收入優厚，生活過的很好。

兩廠的工人沒有俱樂部、福利社，和外國人一樣按時上、下班，但是沒有夜生活和娛樂。

工廠的五位高級職員分散的住，孫揆伯伯住在工廠大門附近的平房，沈葆萊住在靠近交大的洋房，朱寶芬住在近洋客廳的地方，袁君是廣東人住在廣東街，我住在美國兵營的後面。

晚上，我感到寂寞沒有俱樂部，沒有集會的場所，所以想去看看其他四個人晚上怎麼過，首先去看孫揆伯。我八點多去，他早就睡了，他有兒女現在都長大了，家裏只剩夫妻兩人。見面時，我說：「我來看老伯晚上怎麼度過？」他說：「沒地方去只好睡覺。」朱寶芬、沈葆萊的情形也是一樣，而且他們有官僚架子都不往來，不像英國人三個人有個俱樂部，十個人辦份報紙。我因為會說英、法文，又有皇家工程師的證書，所以得到有關各方的邀請，到開灤煤礦的俱樂部去參加他們的活動。

唐山出產及其市面

唐山因為開灤煤礦才繁榮起來，同時唐山出

乾子土，可用來做水缸、饅子，用京奉鐵路把瓦器輸送到各地。又出產水泥有水泥工廠，另有紡織廠，因此唐山成了工礦區。

唐山的街道是條老式的街，沒有大樓房只有平房，一條馬路由學校通往跑馬場，路寬十五公尺，路上走的車輛是羅伊德的汽車，是唐山唯一的車輛。跑馬場西邊有一區專門住外國的礦師和鐵路局的外國職員，房子是用木頭造的歐洲式房子，有石頭的圍牆圍住，這裏有自來水、煤，生活很舒服。

鐵路東端堆滿了由礦坑挖起來的黑石頭，堆的像座山，因此，遠遠地就能看見一座黑山。有位中國人用火燒石頭取裏面的硫黃，生意很好，獲利很多。

唐山有專賣洋貨的店舖，從天津運貨來，賣給廣東人。鎮上有郵局、銀行，有熱鬧的舊式飯館、舊式的理髮店，學生時我就在這裡剪髮，回國工作仍在這裡剪髮，坐上椅子心中有無限的感慨。另外還有一家設備不好的小電影院。

唐山根本提不到市政二個字，只有一個警察局，又分礦場、鐵路局和管街道的警察。因為居民大多是礦工、鐵路工和少數交大的學生，所以治安很好。

開灤礦務局由英國人管理、運輸、買賣，中國人挖煤，煤礦出瓦斯，常燻死人，死一個礦工八元，一匹騾子二十八元，人不如獸，賤視人命可惡可恨。

唐山沒有公園、圖書館，鎮北邊有座鐵佛山，山頂有座廟，廟裏有位和尚。唐山地底都挖空

了，山底也是空的，山上有裂縫。

我當學生時，常和同學到鐵佛山玩，因為山底下有條馬路直通學校。馬路靠近鐵佛山這邊都是歐洲人住的，這是我留學前接觸歐洲文化的唯一地方。在唐山工作時，常和內人及陳衡翠到那兒散步，唐山的雞最便宜，燻雞是京奉鐵路最著名的，我們常買到山上去吃。

漩渦之中大難不死

我很久沒游泳，非常的想游。唐山鎮外有條河用開儲水，學生時曾來過。這回我和太太帶著和一隻狗，帶著帳篷、吃的東西到郊外儲水的地方游泳。

到達目的地，四周沒有警告不能游泳的區域。我支起帳篷，換了泳衣，找個水淺的地方，內人說水不乾淨，就另找個水深的地方往下跳，一下水就好像有股力量把我直往下拉，我改用仰泳想離開漩渦，但水的力量很大，我游累了人往下沉，一看情況不對，喊內人扔帶來的繩子，她沒聽見。喊救命四周又沒人，掙扎了一個多鐘頭，人已疲憊不堪，就用仰式浮在水面上休息了半個鐘頭。

雖然在水裏掙扎了一個半鐘頭，但神智還是清醒的，體力恢復後，一股作氣用力推水離開漩渦，游到水閘的碼頭樁柱，抱住柱頭休息。忽然來了一位五、六十歲的老人，一句話也沒說就伸手拉我起來。這時內人也趕來，我說：「差點淹死，還好這老先生救我一命。」在倫敦大學幸而聽教授的話學會游泳，否則這次就沒命，心裏謝謝教授叫我們學逃難的技能。

次日，到廠裏和他們談起這件事，他們說：「危險的很，以前有個美國兵曾在那兒淹死。」

唐山生活我見我思

我學的是機械工程，到了唐山廠後很高興能實際參與工作。在工廠，我各部門都去看，需要改良的就設法改善。例如：換輪胎廠的爐子以前用柴油燒有烟，現在改用焦炭就沒烟，救了父子兩個人的眼睛，他們視我如聖人，對我非常的好，因為各部門都去，工人都認識我，對我非常的友善和親切，精神上感到很愉快。

每禮拜三俱樂部有吃飯、跳舞，一到禮拜六、禮拜天這些外國人便都上天津，天津也有一個開灤煤礦和鐵路局的俱樂部，我認識俱樂部管理員賀夫曼，打的是英國皇家工程師的招牌，穿的是禮服，所以他們都沒待我。因此，禮拜六一下班就坐火車到天津，禮拜一才回來。

唐山的一切逐漸熟悉後，好多礦師和家眷都對我很好。尤其我會跳舞，所以他們都很歡迎我，喜歡和我跳舞，我雖身在中國但覺得和在歐洲一樣，有歐洲式的夜生活，有英國式的工作，因此生活安定下來。

我覺得國內沒有鐵路、火車工程方面的書，下定決心收集資料完成一本鐵路運輸的著作，因為建國需要有知識、書本，沒有書本一定不行的，所以我除例行的公事外，就回公事房寫書。工程的書除文字外還要有圖，而繪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非要有繪圖員不可，但我那時沒有繪圖員，只有留待以後再補充。

在唐山，每禮拜三我到俱樂部跳舞，有時到十一點多才回家，從洋客應到我家要半個鐘頭。有天晚上，俱樂部的管理員叫我不走那條路，因為有人「打悶棍」（搶劫之意），我告訴管理員請他派人送我回家，他派四名開鑿礦務局的礦警送我。他們也不敢走大馬路，因為有一段沒有人家，叫我走內街（唐山古老市鎮那一帶）房屋矮小，街道狹窄，沒有路燈，幸而他們帶有手電筒，一直送我到家。

走路時我想：這些街道應該改良的而沒有改善，革命已十幾年了一點都沒進步。想起孫總理的話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」張伯苓找出中國的五大病根但沒有治療，胡適之的白話文已搞通，我應該在那方面努力呢？唐山的街道沒有下水道、馬路、公共廁所，這裡是人過的生活，想必這種城鎮中國多的很，我決心從市

政方面下工夫，用工程的方法改良中國，這是我的志願。

德國人談天津市政

我常到天津的跑馬場俱樂部，俱樂部的管理員賀夫曼是德國人，因為德國打敗戰在俱樂部受歧視，所以自稱瑞士人。他的父親是德國租界的總工程師。八國聯軍後，天津劃分成八國的租借地，成立工程師會，各租界自己建自己的，但交通、排水系統是統一的。總工程師由八國輪流執行，每年一換，實施議決的衛生計劃，其他國家沒派人時由賀夫曼的父親主辦。

賀夫曼是學工程的，會說中國話，所以常隨他父親參觀下水道的工程。他說「父親常對我說：把全市的下水道搞好，全市的衛生設備就完成百分之八十，房屋建築、道路次之，下水道沒建好，其他的都談不到，而且有礙衛生。」



本文作者吳國柄博士在京奉鐵路唐山造車廠任職時與新婚夫人合影。

賀夫曼的父親是天津工程人員之一，現在已經回國，由賀夫曼接替他的工作。賀夫曼是柏林大學土木科畢業的。我考察過德國，參觀過他的母校，而且他的年紀又和我相仿，所以他對我很好。他也是新婚，太太是德國人會說法文。他接我到他家吃

飯，飯後他和我暢談天津的情形。

他說「天津在白河南邊原來有城牆，白河從中國的內陸流出，盛產美味的『銀魚』。不過，天津城所有的污水都流入白河，河邊住戶的污水也流入河中，以前的銀魚因為水很乾淨，都是活生生的，要用魚網打撈。現在水變髒了，銀魚到了城邊這一帶都被污水毒死了，漁夫用手撈起魚來就賣，非常的不衛生。」

自從八國聯軍攻佔天津後，成立建設天津委員會劃分租界。靠近中國城的是日本、法、英、德、俄都在白河下游南岸，義大利在河的北岸。租界劃定後，拆除城牆，用拆下來的磚塊建下水道，在南開學校後面挖一個大坑，讓污水流到坑裏不流入白河，各國租界挖下水道，通到人工河，流入渤海。因為天津是沙灘地沒有坡度，水不易流入海，所以在池子出口裝抽水機，把髒水抽到人工河。成功後，銀魚就不死了，白河水也變乾淨了。

天津的城牆拆掉後修成馬路，河邊上修沿河馬路，租界中心修馬路和圍城馬路相通，中間的馬路修電車軌道，由比國人承辦，租界有自己的公園、學校、娛樂場所，這些歐洲人到了天津，把房子、街道建得和他們本國一樣，娛樂場所大多在法國租界，因為法國人喜歡自由享樂。

有天天氣很好，賀夫曼說「下水道值得一看，先看下水道的地圖，城裏用明溝不好都用暗溝，由南開儲水池起都是明溝。」他打電話叫馬夫送兩匹馬到南開的校門口前等我們，兩人坐汽車到南開，再騎馬去看儲污水池，水池很大，裏面

都是黑紫色的污水，抽水機把水抽到通海的人工河，四人騎馬沿著人工河騎了一段，就回到德國租界賀夫曼的家，他說：「這個工程很大，你只要把中國的下水道弄好就功德無量。」

京奉鐵路由北京至奉天，附設二個機構：

1. 橋樑廠 Bridge Works 設在山海關鐵路的邊上，橋樑用的工字鋼 (I Beam)，組合鋼樑，用鋼板和腳鐵組合起來，載重量很大。這些鋼料都從英國運來的，到工廠加工鑽幾個眼，沒有很大的工程，也不是天天要換樑。工廠存了很多材料，一有鐵路橋樑壞了，馬上要去換，但橋樑可以用很久，因此工廠平時沒事。

工廠創辦之初由英人主持，因為中國沒有這種科技人才，後來由一個中國人在那裏看廠，有橋樑的圖樣及材料存在那兒，只有他和一、兩個人知道。

2. 材料廠，是個鋼鐵造的棚廠，設在塘沽。鐵路用的一切器材都從英國運來存在這裏。廠長叫傑姆斯·唐，中國人，英國籍，說的一口好英語。還有一個印度司庫，廠裏的進貨、出貨都由他管。除這二人外，其他都是中國人，因為工作空閒，待遇優渥，都是子承父業，新來的沒法做這種事。

京奉鐵路滿車人頭

京奉鐵路由北京↓天津↓塘沽↓唐山↓秦皇島，過山海關直達奉天(南滿的中心)沿路都是平地，沒有山洞和大橋樑。因為唐山出產煤，把煤運到不凍港秦皇島上船，供給英國海軍的使用

，東三省出產大豆、高粱，運到關內賣，所以鐵路的生意很好。

鐵路是向英國借款修的，主權操在英國人手里。開灤礦務局是英國人辦的，外表看京奉鐵路和開灤礦務局是二個不同的單位，其實都是英國人在管。東三省人口稀少，每年由內地向東三省移民的人很多，因此鐵路的客運、貨運生意都很好。

民國成立後，國人對民主二字不了解。袁世凱死後，軍閥割據，國內大亂，奉軍張作霖進關掌握政事，打敗了就出關，一進一出運兵的車輛很多，外國人喜歡中國混亂，就用鐵路運兵。

我在唐山工作時，常看到張作霖進關、出關。有一次，我看見一輛悶子車車軸壞了，進廠修理。廠裏把車門一打開，裏面滾出了很多個人頭，我們問出了什麼事？他們說「張大帥手下有個大將倒戈，大帥下令把他們全體都殺掉，拿人頭

見大帥。」我見到這些無辜者遭此劫難，心裏真是難過極了。

年假回家，我向父親提起這件事，父親說那些人頭中有個是我們湖北小同鄉鄧吉門的。鄧君人長的很高大，中文很好，寫的一手好字，他到北京找工作找不著。這個倒戈的軍官請饒漢祥(湖北一個有名的學者)當祕書長，寫文章討伐張作霖。

饒漢祥認識鄧吉門，就找鄧吉門當祕書。這位軍官反抗張作霖失敗，張大帥下令全體格殺勿論，饒、鄧兩人也在內。饒漢祥個子小，沒穿軍服，奉軍來抓人時，他說是來會客的就溜了。鄧吉門個子高大，又穿軍服就被拉出去殺了頭。

徐專使被刺，我幸運的沒遇害；又看到鄧吉門無辜被殺的慘劇，所以幫助軍人做事，我視之為長途。

(未完待續)

徐州張伯英先生法書集預約

本集為當代書法家張伯英先生珍品集錦，內容豐富，包括條屏、樓聯、扇面、匾額、函牘、題跋、印存等七大部份，菊版八開一二〇磅雪面銅版紙精印、穿線裝訂。

- 一、定價：平裝四百元 海外：平裝美金一二元 (含郵資)
精裝五百元 海外：精裝美金一五元
- 二、預約：八折優待，至六十八年三月十五截止，二月下旬出書。
- 三、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之二號二樓、中外雜誌社
- 四、郵撥：一四〇四四號